

有竹石軒經句說

一

口 12
1441
1

吳簡舟著

經句說

有竹石軒刻

自敘

伊川程子曰治經固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
五經亦空言耳蓋程子以為當資之據德依仁勿徒
為詁文訂義然則讀經雖能發明辭句亦非大賢君
子之所貴也况一知半解持一行一字而顰顰焉豈
不可嗤与又况其顰顰者并一行一字未必當也可
以掩卷而無庸兼筆覲縷矣且程子所言孔門游夏
以文學名乎兩漢以來不寧惟是如焦京夏侯歐陽
申匡賈董馬鄭諸人方且衣職補闕甘棠布惠侍奉



東宮持節外國抱負有經濟餘力以學文耳康成則
專力攻經然集大成抑又難也後自魏晉及於隋唐
其經術湛深者更擅名山石室著作之長兼揚風人
騷士詠吟之雅下視學究不足以為士矣宋二程朱
子出以正心誠意為要涵養省察為功其於經義固
致知格物之源也忍尽力於此不務力行非為學之
道也前明以經義為取文較宋元而在擅其勝內養
心性外致通頭胥是物也不必觀三焉別為經學矣
惟我

朝諸儒幸逢

唐虞聖世得優裕治經或釋全經或全五經兼有漢宋
之美而高出於六朝唐與明一萬矣於是而有一知
半解齟齬焉陋矣以譬言之盡士之所當能者如木
之有千尋楨榦數畝根莖十斛穠華百車果實經文
如葉也一句兩句如一葉也有人於此未嘗一刻從
事於省身克己之功亦未嘗一日肄習於求志達道
之業即文家之事凡所謂歷代之史學六朝之選學
唐宋人古今文之學明人制義之學又茫然毫無知

而以經文中一句兩句而說之然則根榦華實之俱
未有而祇有籜落之黃葉也是奚爲者耶雖曰愚人
千慮或有一得葑菲可采菅蒯可備終掩飾之辭耳
乃^英也下資之蠢愚病體之羸弱豈敢妄爲於經義
僅乃句說以成書故其書上不得附於書籍卷冊之
末退而與童子訓蒙講章爲類者也刻梨印紙急以
便蒙也苟加圈點亦以便蒙也假使不知自量沾沾
喁喁姑勿刻印妄欲就正於有道彰名於驥尾豈不
重爲當世笑也哉矣未開雕至今僅成七卷剗剗未

就者三卷屬草未改定者十卷將陸續出以便蒙且
藉此以爲童子戒曰毋若^英之旣不能行芳志潔被
褐有懷又不能挾藻摘華席珍可待而徒於一行一
字一知半解爲訓蒙講章之類哉

嘉慶乙亥三月三日吳英書于有竹石軒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一之目

三以天下讓

絲絲瓜瓞

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

古公亶甫

陶復陶穴

來朝走馬

至

聿來胥宇

周原膺膺

迺慰迺止

自西徂東罔爰執事

迺召司空至俾立室家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柞域拔矣至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予曰有疏附至予曰有禦侮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一

吳邑吳英伯和氏學

男志忠校字

三以天下讓

伊川經說曰泰伯之讓非謂其弟也爲天下也其事

渙遠故民不能識而稱之二程外書伊川曰泰伯三

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

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英謂

據此則可以知此章天下二字乃是天下之天下孔

子未嘗指周家後日之天下。亦未嘗指商王當日之天下也。又可以知此讓字。讓世子之位也。讓賢也。孔子未嘗謂讓天下。亦未嘗謂讓國也。蓋泰伯心乎天下。以成至德。至德者。心德也。心德可以自成。若夫道被天下。澤潤生民。則又自有天授之德。泰伯不如文王矣。稟資之異也。太王知之。泰伯豈不自知之。故以世子之位。讓於賢者。其所以將世子之位。讓賢。凡爲天下也。爲天下者。因其時之天下。方當武乙之暴虐。太王爲天下憂之。而見文王之聖德。能無澤及天下。

之心乎。泰伯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身。亦自有澤及天下之心。而又以父之心爲心。能無思讓位於王季。以及文王乎。如謂天下指周。是泰伯願周有天下也。太王泰伯皆賢聖者也。豈以有天下爲慕乎。謂天下指商。是周欲取商之天下也。商之天下。祖甲以前多賢聖之君。商王之澤深矣。至此時武乙乃始倡亂。泰伯何遽憂周之取商。而至於去國耶。謂讓爲讓國。泰伯爲世子。未有其國。國乃父之國也。世子豈得以父之國讓於弟耶。國且非世子所有。況謂其以天下。

讓於人耶。

論語或問曰。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閒。利欲之私也。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太王非有取天下之心也。

後漢書西羌傳曰。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太王所值之時。在武乙之世也。武乙暴虐。泰伯所以爲天下而讓賢也。英按後漢書周古公周字。疑當作幽字。

史記殷本紀曰。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

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閒。暴雷。武乙震死。英謂據此知武乙必暴虐於民也。

竹書紀年曰。武乙元年。幽遷于岐。周三年。命周公奭。父。賜以岐邑。二十一年。周公奭父薨。三十五年。王畋于河渭。大雷震死。英謂據此可以知太王之薨。在武

乙之世也。知太王薨之時。則知泰伯讓之時矣。太王薨於亂世。則知泰伯讓位於亂世矣。竹書紀年此段。可信一也。武乙終於雷震。卽初年之政蹟可知。況二

十一年乎。太王所以先天下而憂也。竹書紀年此段可信二也。竹書雖多僞筆。然此其合於史漢者。史記周本紀曰。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英謂據此則可以知太王之志見於語言。固非默默有此意者也。而其爲天下之公心。正如程子所謂不必革命者。孔子亦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豈亦慕人割踞天下耶。但泰伯雖有道。濟天下之願。若太王無言。則泰伯亦不可去。惟太王雖無命而有言。而泰伯之志又與之合。所以可去也。

吳越春秋曰。泰伯仲雍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英按此說是也。太王病而後泰伯去。則非太王欲子孫有天下而泰伯不欲而讓之可知矣。若太王欲之。泰伯不欲而讓之。則是父子各行其志也。此豈可於其父將死時爲之耶。吳越春秋其書不足爲證。然此數語則合者。道原劉氏恕通鑑外紀曰。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在位四年。武乙暴虐。犬戎寇邊。薰育攻古公。古公去邑於岐山之下。古公卒。季歷立。武乙震死。子太丁立。太

丁在位三年。乙在位三十七年。辛在位三十三年。英
按此說非也。武乙在位久長。故太王泰伯憂日益深。
若祇四年。太王之憂泰伯之讓。不可以已乎。其謬可
知一也。武乙若不過四年。而又謂岐之遷。太王之薨。
皆在此四年中。而上不及於庚丁之年。下不及於太
丁之年。然則自太王遷岐。以至於薨。祇有三四年耳。
詩所謂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戚。自
西徂東。罔爰執事。俾立室家。作廟翼翼。迺立皋門。迺
立應門。迺立冢土者。豈當草萊墾闢之餘。三四年便

能耶。即使移太王之薨於太丁之世。則自遷至薨。亦
祇有五六年耳。詩所謂柞棫拔矣。混夷駟矣。柞棫斯
拔。松柏斯兌者。豈五六年便能耶。其謬可知二也。多
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方曰。以至
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則帝乙賢矣。無逸稱祖甲而
不稱帝乙。孟子言紂之去武丁。而不言紂之繼帝乙。
者。正以其享國未永。施澤未久耳。而謂帝乙三十七
年。如果有三十七年。則無逸何不曰。其在帝乙。及帝
乙。孟子何不曰。由湯至於帝乙。耶。其謬可知三也。外

紀於夏殷周歷年。皆從皇甫氏謚帝王世紀。蓋當時
尚有此書。用此而不用竹書紀年也。然帝王世紀。今
雖久佚。卽外紀所本夏殷周歷年而已。大謬矣。而外
紀從之。亦外紀之謬也。微獨外紀。如邵氏經世書。胡
氏皇王大紀。亦如外紀。非皆帝王世紀之遺誤歟。
竹書紀年曰。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英按
此說非也。文王之薨。當在商辛五十年。閒竹書紀年
此條。蓋四十一三箇字。原是五十兩箇字。南宋以後
人。因見廬陵歐陽氏九峯蔡氏所論改元之說。遂以

晚出泰誓十有三年之文。爲武王爲西伯之十三年。
又因一本作十有一年。與序十一年合。遂以爲武王
十一年克商。而於竹書帝辛五十年之下。本當編西
伯昌薨者。乃以西伯昌薨四字。移之於四十一年之
下。者歟。然截取禮記文王九十七而終一句。與無逸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數猶相合。而可信
者。以文王之年與殷王之年相推。則可以知文王當
薨於商辛五十年。當生於武乙十一年。至太王之薨。
文王生已十有一年矣。文王之聖德。亦可見矣。程子

所謂道被天下者。太王泰伯有能知之矣。於是有爲天下之心。不亦宜乎。若謂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則文王將生於武乙二年矣。若然則太王薨時。文王生已二十年矣。如文王年二十而太王薨。則文王將生於太王居幽時矣。如文王而生於幽。則詩所謂天立厥配。帝作邦作對者。其指誰耶。然則謂文王生於幽。既與詩不合。且僞書序謂十有一年。晉泰誓謂十有三年。又皆與文武歷祚之年。進退無據。知爲沿誤於改元之說。而宋儒又強作武王之年。亦非實事。乃

竹書紀年此條。或又誤信宋儒之說。而妄移原文。不亦謬之。又謬乎。其爲已見蔡傳者所改。不顯然乎。

伊川邵氏

雍

皇極經世書曰。壬戌。商王祖庚崩。弟祖

甲踐位。癸巳。周文王生。乙未。商王祖甲崩。子廩辛踐位。庚子。商王廩辛崩。弟庚丁踐位。壬戌。商王庚丁崩。子武乙踐位。丙寅。武乙崩。子太丁踐位。己巳。商王太丁崩。子帝乙踐位。己卯。周文王始卽諸侯位。丙午。商王帝乙崩。次子受辛踐位。己巳。周文王歿。英按此說尤非也。祖甲賢君也。如泰伯遇祖甲之世。何必以世

子之位讓於王季文王乎皇極經世書所編歷祚之數。踵帝王世紀之謬。故既以武乙文丁帝乙紂辛年祚。遵帝王世紀。自必以文王爲生於祖甲之世。而史記論衡吳越春秋皆謂太王有欲立昌之意。則既遵帝王世紀者。必自以泰伯之讓爲亦在祖甲之世。耳。然亦思祖甲何如主耶。無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齔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非賢聖之君子。竹書紀年惟謂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或

是衰年之政。當不以一眚掩也。而左傳因之謂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國語因之謂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史記因之謂帝甲淫亂。僞孔傳因之謂太甲爲王。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夫竹書但云重作耳。而左國加以亂之名。左國但云亂耳。而史記更加以淫亂之名。史記既云淫亂。而僞孔傳遂加以小人之名。於是以迪哲之祖甲。改爲太甲。而祖甲并不得列於尚書矣。然蔡傳曰。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又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先

後次第之辭也。祖甲非太甲明矣。廬山陳氏師曰祖甲享國下卽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是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旣以祖甲爲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言生則逸罔或壽耶。不論世次則不可言厥後立王矣。方麓王氏樵曰經世書太甲祖甲皆三十三年太甲之立必在沖年。周公取其享國之最永者言之。此太甲之所以不與也。祖甲在位之年雖未及中宗高宗之久。然計其壽亦不相遠矣。言其舊爲小人則知其卽位之晚也。邵氏未及見此三說不

能辨帝王世紀年數之謬。乃後儒皆信邵氏。蓋亦知其踵謬若斯乎。

安定胡氏宏皇王大紀曰。帝乙一名小乙。二十六祀。殷政益衰。姬公劉之裔孫古公爲犬戎薰鬻所攻。去幽邑於岐山之下。居焉。二十八祀崩。子武丁立。五十。九祀崩。子祖庚立。七祀崩。子祖甲立。三十一祀。季歷生子。古公視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斯乎。古公薨。泰伯仲雍承父之志。亡之荆。英按此說九非也。竹書紀年曰。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梅

氏古文說命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據此則知小乙
爲賢君無疑矣。何得爲殷政益衰耶。且卽以此所言
之歷祚計之。太王遷後二年而小乙崩。於是繼之以
武丁之五十九年。又繼之以祖庚之七年。又於祖甲
之三十一年。而後文王乃生。則自太王之遷。至文王
之生。其閒相去。共計九十九年矣。然則太王遷時。其
年歲幾何歟。又幾何歲而薨歟。假使太王之遷。在弱
冠之年。至文王之生。太王已有一百十餘歲矣。卽於
文王生之年。而太王薨。太王薨而泰伯讓。然則太王

以百幾十歲之人。而識文王於甫生數月。未及周暮
之中也。夫廢嫡傳幼。非常之事也。以世子而逃竄於
二千里之外。亦非常之事也。百幾十歲之人。固宜有
非常之識矣。然而謂於甫生數月之嬰兒。而識其能
有聖德焉。識其將有天下焉。因遂行非常之事焉。毋
乃非人情。不可信乎。其言不雅馴。君子所弗道乎。其
讓者。亦不過成父之邪志耳。何爲至德乎。況太王之
薨。如在祖甲三十一年。則前此武丁旣賢。當此祖甲
又賢。正值商道之盛也。太王於此。不容有先天下之

憂○況○敢○萌○異○志○耶○皇○矣○之○詩○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
憎○其○式○廓○小○乙○武○丁○祖○甲○豈○所○謂○其○政○不○獲○者○耶○上○
帝○於○此○時○亦○何○用○求○民○莫○而○究○度○耶○泰○伯○其○何○所○爲○
而○讓○耶○大○紀○之○謬○何○若○是○之○甚○推○原○其○所○以○編○太○王○
之○遷○於○小○乙○之○世○者○必○其○誤○以○武○乙○爲○小○乙○也○其○誤○
以○武○乙○爲○小○乙○正○如○論○衡○之○誤○以○武○乙○爲○帝○乙○也○論○
衡○感○類○篇○曰○紂○父○帝○乙○射○天○毆○地○雷○電○擊○而○殺○之○蓋○
王○氏○胡○氏○不○知○小○乙○帝○乙○皆○賢○君○也○且○史○記○殷○本○紀○

稱○帝○小○乙○未○嘗○稱○帝○乙○也○而○大○紀○有○兩○帝○乙○固○已○繆○
矣○則○其○於○論○衡○之○所○誤○作○帝○乙○者○更○易○以○踵○其○繆○矣○
又○推○原○其○所○以○編○文○王○之○生○於○太○王○將○薨○之○年○者○其○
亦○因○論○衡○有○襁○褓○之○中○聖○瑞○見○之○說○也○論○衡○初○稟○篇○
曰○文○王○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文○王○在○母○身○之○中○
已○受○命○也○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
也○漢○已○有○此○語○目○以○百○幾○十○歲○之○人○而○識○聖○瑞○於○襁○
褓○以○爲○神○奇○耶○果○若○斯○則○泰○伯○亦○偏○迫○而○讓○非○由○心○
願○矣○何○以○爲○至○德○耶○太○王○之○欲○立○聖○孫○亦○知○之○於○其○

天授之德。目豈如春秋傳內史叔服之能相人耶。
吳越春秋曰。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英
按此說非也。泰伯既適吳之後。宜令季歷知之。則雖
岐周之於吳。不三月不至。泰伯既適吳。而使人還致
語。季歷可也。則季歷赴之。或有是理也。然天下安有
父病而採藥於二千里之外者乎。泰伯之託言採藥
而適吳。固已決意不返矣。適吳而返。有是理乎。安得
謂歸赴喪耶。如泰伯可以歸赴喪畢。而復適吳。則泰
伯避於近地亦可矣。何必遠竄荆蠻耶。

會稽王氏

充

論衡四諱篇曰。太王薨。泰伯還。王季避

主。泰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斷髮文身。不可爲宗

廟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

英

按此說非也。左哀七

年傳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傳

正謂泰伯不斷髮文身。而仲雍乃斷髮文身也。史記

吳世家謂泰伯仲雍二人。文身斷髮。穎濱蘇氏

轍曰

孰謂泰伯斷髮文身者。太史公以意言之爾。此說是
也。史記謬矣。況論衡謂歸周。不更謬乎。

論衡譴告篇曰。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

歷歷者適也。泰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
王不易名而復字之季。泰伯豈竟悟以避之哉。英按
此說非也。父子之間。豈可猜疑若是。以爲聽於無聲
耶。且太王即使有欲得天下之意。必不見之於命名
矣。諸侯之名。達於天子。武乙暴虐。無慮逢其怒乎。
二程外書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
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英謂據此知伊川
程子之說有本也。然謂開基成王業。則有以辭害志
者矣。明道程子之所謂王業。與孟子之所謂創業垂

統。皆指王道而言。王道者。王者愛民之道也。詩言受
祿無喪。奄有四方。以天心爲徵驗也。而程子謂開基
成王業。原非若詩傳箋之意。以有四海爲天子爲王
業者也。苟以有四海爲天子爲王業。則仍是私矣。何
謂公耶。朱子語類多有以常情論太王泰伯者。然豈
明道程子之意耶。

集注曰。太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強大。英按此集
注說疑非也。舜禹湯武。以德有天下也。君臣之際。豈
可以盛衰強弱言乎。然卽以國勢言之。周日強大。至

文王時則然。若太王之時。詩言其始。陶復陶穴。未有
家室耳。卽言其後。作邦作對者。亦不過謂柞械斯拔。
松柏斯兌耳。言混夷駢矣者。亦不過謂柞械拔矣。行
道兌矣耳。太王非但無異志。并未及強大也。

集注曰。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

英

按此集

注說疑非也。朱子所以信史記太王泰伯之說。其意
見於語類。謂書說王季勤王家。詩說太王翦商。都是
他子孫自說。不成子孫誣其祖父。春秋傳分明說泰
伯不從。不從甚底事。語類如此。然朱子以古文武成

勤王家。謂自勤其業乎。原古文之意。王家指商也。卽
上文王迹。亦謂王道也。肇基皆始也。言太王雖小侯。
而能行王者愛民之政也。此必有所本耳。翦商及不
從。雖其子孫之說。然子孫必知祖父耶。夢帝與齡。負
扈南嚮。非皆其子孫言之耶。然則翦商與不從。其說
可信耶。又安可據耶。徐位山文靖竹書統箋曰。爾雅釋
詁曰。勞來強事。謂翦簪勤也。實始翦商。謂始勤商耳。
英按此說非也。在爾雅固是釋翦商之翦也。然在詩
則無此意。詩本以翦商屬武王。不必爲太王曲說也。

統箋之說。於爾雅得之。於詩失之。而集注引詩意。尤失之。詩意。謂翦商者。武王也。而武王之所以能翦除凶暴者。由於問之世。世有德於民也。然則翦商。雖自武王而始。爲德者。實自太王耳。此詩之辭。稍晦矣。而此詩之志。未嘗誣太王也。而集注本史記。竟謂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豈詩人之意乎。且詩集傳。謂有翦商之漸矣。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指臣子有無君無父之心者也。太王當日愛民之心。出於自然。何會有無君之心。而忍用漸字耶。趙仁和 佑溫故錄曰。泰伯不

從。是以不嗣。謂太王歿時。泰伯不從在左右。是以不嗣耳。非不從親志之謂也。英按此說非也。左傳宮之奇之言。原是說不從父志。而非謂不從在左右也。孔子固明明斷定曰。民無得而稱焉。言無有得泰伯之心。而稱之者也。又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然則稱夷齊之人。卽不稱泰伯之人。然則民但知夷齊。不知泰伯。然則民非不稱泰伯。其稱泰伯。卽以稱夷齊者。稱之。宮之奇雖士大夫。而所言者。正時人之說也。民無得而稱焉。非此之謂哉。且謂泰

伯不從在左右。泰伯世子也。何故而不從。惟左僖十四年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如太王勤民於外。季歷爲守。泰伯爲從。於焉太王有疾。所以泰伯不難爲採藥之行。故曰泰伯不從。然勤民而死。舜禹冥稷皆有其事。太王不聞也。亦無從傳會旨。

集注曰。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朱子於或問既謂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是太王本欲傳位及昌。如集注謂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

以及昌。則是太王欲泰伯翦商也。蓋以爲太王初無立幼之意。本欲傳位泰伯。以昌輔之。足以有天下。而泰伯有幾諫。太王始欲傳國至昌也。故云遂欲。以或問言之。太王泰伯志同也。以集注言之。太王泰伯志不同也。雖古人之志不可知。然太王當日始得民心。而遽欲有天下。必無此理。此則可知者也。太王何嘗欲泰伯翦商。又何嘗欲文王翦商耶。

集注曰。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

泰伯之所以爲至德者在王季文王之世天下被其澤也。豈因武王乎。卽孔子言此天下二字其意豈指武王之天下乎。雖朱子於此說及到武王有天下者原不過欲使經文中天下二字確有來歷。謂泰伯實以天下讓商。無奈武王不復讓云爾。又似以後人之有天下。證太王翦商之意。爲不出所料者。然則武王有天下其大有傷於泰伯之心者耶。

集注曰。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英按此集注說疑非也。孟子曰。由湯

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雖孟子之言意在言外。然紂時三分存一之勢。卻有如此。然則紂時且然。況當太王泰伯之時。在武乙之世乎。紂之去武丁猶曰未久。武乙之去武丁豈反久乎。紂時難變。豈武乙之時反易變乎。謂泰伯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何易言也。

臨江劉氏敞公是弟子記曰。泰伯讓一國而曰讓天下。何也。惟至德者能以百里王天下。能以百里王天下者。雖未得天下。能以百里讓。是亦讓天下矣。讓者

推己之所能有以與人者也。英按此說非也。如泰伯實爲諸侯數十年。值桀紂之世。天與之人歸之。如是而讓國。則曰推己之所能有以與人可也。若泰伯則於岐陽百里。未嘗一日君之也。而遽以王家之天下。爲己之所能有其可耶。其不可耶。而況謂推以與人。非妄語耶。且以百里王。孟子論伯夷矣。伯夷亦讓國矣。而至德之稱。何以孔子獨謂泰伯耶。

□□□氏。四書疑辨曰。纔有其志。事猶未行。父子之間。何遽相違。推情是泰伯憫生民之困。知文王聖

德。足使天下被其澤。故欲讓於王季。以及文王。太王卻是重長幼之序。不許泰伯之請。如此則泰伯之逃。爲有理矣。英按此說。請而後逃。非也。請則不可逃也。

不請則逃可也。如請而太王許之。父不慈也。如之何其許之也。請而太王不許。不許而逃。則以天下傷其親心也。如之何其逃也。惟不請而逃。心同而渾然無迹。所以民無得而稱焉。安得謂請而後逃耶。雖語類亦有云。父子之情。到此卻顧不得。然語類言泰伯以爲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所以顧不得私情。若云憫

生民之困。使天下被其澤。而欲讓於賢。是惟父子同志。則可如不同。豈可行乎。子曰。父在。觀其志。豈有父在。子獨行其志。而成至德者乎。

震川歸氏

有光

文集曰。篡逆之心。中人不可有也。家庭之

私。賢者不免也。泰伯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古

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故不可及。英按

此說非也。太王仁也。孤竹君不仁也。以孤竹君視太

王。誤矣。其謂伯夷之心。并不知伯夷也。伯夷何心乎。

叔齊肯立。伯夷不去。若叔齊未遜。伯夷遽去。不合中

庸也。伯夷之去。豈伯夷之心乎。歸氏以去爲伯夷之心。誤之甚者矣。而以之論泰伯。安能合乎。

閻潛邱

若璩

四書釋地曰。太王不過謂代有聖德。將天

下受其福耳。固爲天下之公心。但泰伯竝立於此。太

王卽心爲天下。終以長幼之序。不忍言。父有志。順而

成之。如此曲盡也。

英

按此說。曲成父志。非也。如其子

之志。不合於父之心。而舍己之志。以順父之心。又不

宜直行。故用曲盡。乃太王泰伯志同。故泰伯可去。何

謂曲順乎。蓋太王爲人。必是高曠。無愛憐少子之情。

幽土世守策杖而去。太王有疾而泰伯適吳。卽太王有知。豈恤恤乎。史記有其在昌乎之語。太王豈曖昧者乎。太王之去幽。泰伯之適吳。其高懷曠達。正同。皆坦然無私。而徑情直行之事。乃釋地與歸氏。皆謂之爲曲。母乃與泰伯之心。正相反乎。

當湖陸子三魚堂文集曰。昌有聖德。泰伯嗣位。昌爲之相可矣。豈遂以是廢長幼之倫哉。泰伯探其父之邪志而成之。可爲至德乎。曰。太王之欲立季歷。在泰伯旣去之後。不在未去之前也。讓非爲季歷也。使泰

伯不讓。則武丁無中興。小乙之世。商道寢衰。是時六七君之賢聖已遠。而恭默思道之君。猶在民間。商之不絕如綫。而罔積功累仁。加以太王之綱紀益修。德澤益廣。國勢益強。而又以泰伯之聖。輔乎其下。天下歸太王於小乙之世。猶其歸文王於辛受之世也。商之不祀。豈待至孟津之會哉。泰伯知其勢之不可止。故以身去之。泰伯去。而太王以遲暮之年。不能及遠。然後天下之歸罔者稍衰。商之天位得安。而徐俟夫賢聖之君出而振之。此泰伯之志也。故武丁中興。泰

伯成之也。英按此說非也。謂小乙武丁據大紀經世書之說。然周之始興在商。不復有聖君之後。斷不在武丁之前。小乙使太子學於甘盤。賢既可知。而又未聞有無道之行。何以比之於辛受。何以商之不祀。不待孟津鯀。蓋陸子亦誤以武乙爲小乙也。即使武乙亦言之過。以辛受五十年之毒痛。文王五十年之仁政。尙有三州未歸。武乙雖暴虐。太王雖仁。安得謂天下歸太王於武乙之世。猶如歸文王於辛受之世耶。安得謂商之不祀。不待孟津耶。且謂泰伯嗣位。昌爲

之相可矣。亦非。泰伯爲君。使昌爲相。泰伯固委國以聽於文王矣。然人之老幼年齒可約計。而人之任才用賢不可強同。文王之齒正少。泰伯必先死。泰伯無子。死則仲雍繼矣。仲雍死則仲雍之子繼矣。泰伯卽爲君。能保嗣已位者。必如己之委國以聽於文王耶。國語謂文王事王不怒。亦惟文王親歷紂之王庭。乃能彌縫匡救耳。豈相可代之耶。使昌爲相。安可必天下之被其澤耶。

毛西河奇齡四書臆言曰。泰伯讓國耳。夫子從後觀之。

謂是讓天下此漢文之言。英按此說非也。至德者非常之名也。以非常之名論古人。必不可以虛辭矣。不據當年讓賢之實。而乃以從後觀者稱之曰天下豈非虛辭乎。虛辭也。而飾之曰漢文乎。且即使從後觀之。亦不過讓國耳。蓋在泰伯自周適吳之日。祇可謂讓世子之位於賢者也。非但不可謂讓天下。并不可謂讓國也。若以從後觀而言之。僅為諸侯之世子。以諸侯世子之位讓賢。從後觀之。則讓國也。必也天子之世子歟。以王世子之位讓賢。從後觀之。乃是讓天

下也。其所以讓之意。以為天子有天下。固澤及天下矣。自天子而下。則惟諸侯有國。乃可以澤及天下。如王季文王為方伯是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可知文王之澤及天下。與虞帝無異也。是惟文王得為諸侯故也。是惟泰伯以世子之位讓賢故也。假使泰伯不讓。則文王但為侯國大夫耳。安能若是乎。然則以當日言之。以天下之故而讓世子之位也。以從後觀而言之。亦不過曰讓國也。何謂是讓天下乎。

況據史記吳越春秋而從後觀。必涉子孫之說矣。豈所以論泰伯乎。蓋集注亦正以避此語病而為朝諸侯有天下之說。然泰伯之時。豈能有天下乎。

吳越春秋曰。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數年之間。民人殷富。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三以天下讓。英按此說非也。以其所有謂之讓。非其所有謂之舜。泰伯原有世子之位。以己所有世子之位。推以與王季。故孔子曰。泰伯讓也。若泰伯既已適吳矣。使泰伯適吳。而太王不立季歷。

為世子。則季歷無所有。以何者為讓。如太王已立季歷為世子。則泰伯無所有矣。此時可以言舜。而不可以言讓矣。何得於泰伯去位之後。而始論三讓耶。

仁山金氏履通鑑綱目前編曰。儀禮三遜。謂之終遜。

然則三遜。謂終以天下遜也。英按此說是也。此三字。

是虛數。甚言成其為讓耳。與三思三黜三仕三已之為實數者不同。汪容甫中述學內篇曰。先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為之節。三加三推之屬。實數也。因而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

之以三以見其多。易近利市三倍。春秋傳三折肱。史記范蠡三致千金。虛數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腸一日而九回。此不必限以九也。實數可稽。虛數不可執。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於文字矣。此說是也。雖言未及三讓。然可以之爲三讓之正解。豈所謂如此一讓也。如此二讓也。如此三讓也。云爾乎。

吳郡皇氏侃疏曰。一云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

三讓也。一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三讓也。英按此二說非也。至德之稱。豈因有天下乎。假使周不有天下。泰伯豈不得爲至德乎。泰伯何嘗斷髮文身乎。

疏曰。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英按此說非也。太王歿而不返。而三讓已成矣。若至赴之而不奔喪。爲三讓以後之事矣。何爲二讓乎。泰伯

未嘗斷髮文身何謂三讓乎。

伊川經說曰。不立一讓也。逃之二讓也。文身三讓也。

英按此程子說疑非也。不立矣。又何必逃乎。左傳端委之說。程子何不從之乎。

縣縣瓜瓞。

箋曰。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縣縣然。若將無長大時。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邠。其後公劉遷於豳。歷世亦縣縣然。至太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疏曰。猶若后稷封爲諸侯。不能

如嚳爲天子。后稷之後。世世益微。

英

按此說非也。皇

矣。篇言王此大邦。奄有四方者。民所歸往。謂之王。非謂文王嘗自稱王也。得有四方之民心。非謂其後終有天下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何嘗并吞六州乎。而孔子謂有其二。亦可知有者。有民之心而已。然則此縣之詩。祇是美太王之能盡君道。以德化人。而其事蹟有不可忘者。其勤勞又足爲後世法。故作此詩。孟子所謂創業垂統。固指此。然業者。可傳之事。亘統者可繼之系。豈謂作後世有天下之謀耶。

取喻於縣縣瓜瓞者。惟瓜實先小後大。其來以漸。無欲速之意。以喻周家德化及人。久而成焉。一篇皆此一句之義也。先言瓜。後言瓞。以協韻耳。何嘗以瓜喻帝嚳。若以瓜喻帝嚳。則太王文王皆不免於爲瓞耳。詩非美之。乃誚之耳。有是體乎。蓋鄭氏深於三禮。因周廟稷爲始祖。嚳爲所自出。故於此謂后稷爲瓞。而帝嚳爲瓜。然下文言自土沮漆。何嘗謂自土有邵耶。民之初生。

華谷嚴氏

案

詩緝曰。生聚之生。

英

按此說是也。左哀

元年傳曰。越十年生聚。生字。謂養育也。

疏曰。始生王業。

英

按此說非也。詩豈有王業之意乎。

太王爲小侯。固不敢思王業。卽至於周有天下之後。追言其始生王業。豈非誣其祖乎。

自土沮漆。

新安程氏

大

雍錄曰。自土沮漆。言有沮有漆之地。太

王荒之。凡縣詩所指。自岐爲始。不與居幽之事。一語相關。而鄭氏曰。公劉遷幽。居沮漆之地。實無古據也。水經渭水自雍縣東。下至岐山。與岐水漆渠水會。三

水大小相敵。渭力不能獨擅其名。是以猶得漆名也。水經岐漆渭三水同流。則岐水之陽亦漆水之陽也。故周頌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毛氏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之頌。爲岐周之沮漆。冬有魚。春有鮪。可獻也。毛氏漆沮岐周之水。有物產可證也。若夫幽地在岐北二百里。藉使水亦名漆沮。有魚。冬薦猶可。春則蠶皆爲蕘。豈可用也。知漆沮屬岐周矣。英按此說是也。岐周自有沮漆。有潛詩爲證。安得以縣詩沮漆爲幽地耶。

陳長發源啟。毛詩稽古編曰。箋云。沮漆在幽。非也。以首章爲居幽。始於康成。毛傳本無是說也。於首章卽述去幽遷岐之事。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明以覆穴。繫之岐下。爲古公初到之居矣。三章周原傳曰。周原沮漆之間。合周原沮漆爲一。明以首章之居沮漆。卽居此周原矣。英按此說是也。傳謂首章言始居岐下。則沮漆卽岐地。而非幽地也。傳自不誤。而箋反不從之。何耶。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漆杜陽。漆縣注曰。漆水在縣西。

杜陽注曰。杜水南入渭。師古曰。大雅縣之詩曰。人之
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
與漆沮之地。英按此說避狄來居漆沮是也。公劉非
也。避狄者太王也。非公劉也。公劉之所以遷豳。則婁
敬傳謂避桀也。避桀則非避狄也。避狄則是太王而
非公劉。而此注作公劉。其顏氏因漢儒以自土沮漆
爲豳地而誤注之歟。抑後世傳寫之誤歟。雍錄謂學
者從鄭氏歸漆沮於公劉者。其指此歟。

余仲林

蕭客

古經解鈎沉曰。自土漆沮。漢書注。言公劉

自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

英

按此說自狄非也。漢

書本作避狄避狄者。固非公劉。然作避狄。後人猶知
公劉二字。爲太王二字之誤。若此引本。作自狄而來
居。則古無此人矣。若謂公劉。公劉何嘗自狄來耶。豈
此本作自狄之意。以爲國語謂我先公不甯。用失其
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則不甯以後爲狄人矣。傳至
公劉。自狄而遷於豳地。沮漆卽豳地也。云爾乎。然借
云公劉自狄而來居。則不得云杜矣。何以誤爲自狄
而來。而不知杜屬岐陽。而遠豳地數百里耶。茲云公

劉自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則豈公劉自狄而遷於岐周耶。

雍錄曰。元和志。務合鄭注。遂分漢志一漆而箸諸兩縣。普潤新平。皆有漆水。仍於新平立說曰。漆水在縣西。今麟遊亦有漆水。與此異也。不獨一漆分爲兩漆。而意之所嚮。謂幽州漆水與縣詩合。岐下漆水不合縣詩。則信鄭之過也。英按此說是也。元和志。旣於鳳翔府普潤縣云。在漢爲漆縣。今城西有漆水。則固以普潤麟遊爲漢漆縣。卽古岐周地矣。而又於邠州云。

公劉所居。幽國城。在今州理東。古幽城也。今州理。卽漢右扶風之漆縣也。漆水在西。又於新平縣云。本漢漆縣也。屬右扶風。考諸記志。漢之漆縣。卽今州理。元和志之說如此。古之幽地岐地。相去二百餘里。卽或一漢漆縣兼而有之。然一縣而跨幽岐二地。何以幽岐二地之水。恰皆名漆沮乎。總因漢儒以率西水。潄爲循幽地之水。遂以誤致誤。而幽地之水。亦被之以漆名耳。在元和時。固兩徵其實。當周太王之時。新平縣之水。豈有漆之名乎。而元和志反謂今麟遊亦有

漆水與此異。何其適相謬歟。豈非所謂務合鄭注者耶。

水經渭水注曰。雍水又東南流。與橫水合。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谿。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漆渠水南流。大巒水注之。水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卽故岐水也。淮南子曰。岐水出石橋山。東南流。相如封禪書曰。收龜於岐。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二川并逝。俱爲一水。南與橫合。自

下通得岐水之目。俗謂之小橫水。亦或名之米流川。徑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又歷周原下。水北卽岐山矣。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東注雍水。雍水又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合武寧水。水發杜陽縣大嶺側。世謂之赤泥峴。沿波歷澗。俗名大橫水也。疑卽杜水矣。其水東南流。東逕杜陽縣故城。英謂據此知漆水在岐山之南。漢儒何得謂爲幽地之水。徐氏旣云。漆水出杜陽之岐山。唐人何以於新平。又云。漢之漆縣。耶。新平在北。岐山在南。漆水又南流。然則新平安

得有漆水。非傳會而後有歟。英按水經并逝俱爲疑當作俱逝并爲。

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注曰許慎說文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入渭開山圖曰岐山在杜陽北長安西有渠謂之漆渠闕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谿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英謂據此知漆水水經謂出杜陽縣注闕氏謂出漆縣漆與杜陽聯屬故各爭謂源之所出其與唐之新平

則遠矣。況闕氏謂北至岐山則漆縣在岐山之南可知矣。而唐人皆牽入豳地何耶。

顧宛溪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漆河在扶風縣城東自

普潤廢縣東南之漆溪流入縣界郭璞云漆水源出岐山此蓋太王遷時所渡之漆水也。英按此說遷時

所渡非也太王之來北多東少漆河在岐山東少南何必涉歟。詩書春秋地理讀史方輿紀要所引據者最切此遷時所渡一語偶刪未淨耳。

宣黃樂氏史太平寰宇記曰鳳翔府普潤縣本漢安

定鶉鬴二縣之地。在漢又爲漆縣。今城西有漆水源。出縣東南漆溪。岐水卽大轡水也。源出縣東南流入漆水。卽古岐水也。邠州新平郡理新平縣。漢爲右扶風北地安定三郡地。後漢興平元年。分安定之鶉鬴。右扶風之漆。置新平郡。理漆縣。徐廣注漢書云。新平。漢之漆縣也。以漆沮之水在焉。縣東北有古幽亭。卽古之枸邑也。晉武帝分漆縣置幽邑縣。符秦時改漆。取郡名爲新平縣。姚萇亂。郡縣俱廢。後魏大統十四年。分涇州之新平縣置南幽州。以北別有幽。此爲南

廢帝三年。廢北幽州。此遂去南字。後周因之。隋開皇三年。於今州西南十里。陳陽原上。移白土縣入州城。中四年。又改爲新平縣。大業二年。省幽州。以縣屬寧州。其年又改寧州爲幽州。三年。改幽州爲北地郡。以其地屬安定北地二郡。至義寧二年。割北地郡之新平三泉二縣。置新平郡。唐武德元年。改爲幽州。二年。分新平置永壽縣。貞觀二年。又分新平置宜祿縣。新平縣。本漢漆縣。漢志注云。漆水在縣西。今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水。東北流。白土原東。陳陽原西。又東北流。

注於涇水。或恐白土水是漢之漆水。但古今異名耳。
英謂據此。知古地爲後人改移矣。然則地非古時舊
界。水多傳會得名。明經而以地理證之。則可。若援地
理以求經。其不爲昔人所誤者。幾何耶。

臧玉林

琳

經義雜記曰。酈道元注水經漆水。引詩民

之初生。自土漆沮。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曰。詩云人
之初生。自土漆沮。案民字作人。唐人避諱。其作漆沮
而不作沮漆。則與水經注合。沮與父爲韻。蓋因唐石
經倒作沮漆。故今本傳箋無不盡然。猶幸有酈顏證

引得據以考正也。

英

按此說非也。詩作沮漆者。以漆

字與𪔐字爲韻也。首章𪔐漆一韻。穴室一韻。一章兩
韻。次章馬下一韻。女字一韻。亦一章兩韻。體格整齊
如此。如謂沮字與父字爲韻。則縣縣瓜𪔐民之初生
此二句。獨於三百篇中爲無韻之句乎。抑𪔐與生可
爲韻乎。抑𪔐與沮。生與沮。可爲韻乎。且水經注地理
志。借詩以明地理。義不主於傳經。故酈氏誤而顏氏
因之。耳。石經之設。專爲傳經之文。非地理書及史家
可比。何乃反以石經爲倒作。而從地理書及史家之

說耶。

古公亶甫。

傳曰古言久也。亶甫字。或殷以名質也。箋曰諸侯之

臣稱君曰公。

英

按此說是也。蓋名亶而字卽亶甫耳。

周人詠詩而所詠之公乃在殷之世。豈非久乎。

陶復陶穴。

說文曰復地室也。从穴復聲。詩曰陶復陶穴。

英

按此

說非也。論語言可復也。注曰復猶覆也。國語魯語夕而習復。韋氏注曰復覆也。據此可以知復有覆訓。則

復字當亦兼通覆。幬之覆矣。陶者瓦也。陶復者初至

岐而已能以陶瓦覆屋也。字當作覆。不當作復。而說

文從穴作復。入穴部。則可知西漢以前已有以陶復

陶穴爲地室者。故并復字亦從穴也。自有此字而後

胥從此說不亦宜乎。然以爲在幽則其君有皮幣犬

馬珠玉其民不應尙居地室以爲在岐則始遷之日

旣能陶土爲窟又何不可陶瓦爲屋乎。經義多有賴

於字書而經義豈竟無有累於字書者乎。

傳曰陶其壤而穴之。箋曰鑿地曰穴。

英

按此說非也。

說文。窬竇。窬窗。窬皆從穴。雖窗入囟部。然穴部仍收
窬字。則亦從穴也。囟部曰。在牆曰牖。在屋曰囟。據此
則可以知詩言陶穴。其形小而不成牖。與竇僅如牖
耳。蓋牖之爲制。古始則在屋後。乃亦在牆。後世牖
用木。而有樞。可啟閉。古始但有穴。耳。繼而漸以瓦
縱橫於穴中。如囟。囟。囟。字之形。囟。囟。囟。皆古文牖字也。
牖字之象形。從此始也。蓋其時之牖。尚無樞。亦未用
木爲牖。樞也。太王始遷草創。未暇及於細微。聊仿近
古之制。已非茅舍。而宇有陶。復以禦風雨。雖無疏櫺。

而壁有陶。穴以受光明。兼取其堅固樸實。猶防侵侮。
故曰。未有家室。曲禮。器之漑者。不寫疏。曰。陶是瓦。聽
之屬。據此。知瓦器謂之陶。詩之謂穴爲陶穴。猶唐人
詩所謂玉牖繡闥也。儒行曰。華門圭竇。蓬戶甕牖。圭
甕以形言。華蓬以質言。陶穴亦以其質言也。滌上王
氏禹黃岡竹樓記曰。黃岡之地多竹。剝去其節。用代
陶瓦。黃岡以竹代陶爲瓦。太王以瓦代木爲牖。正相
類也。若謂陶其壤而地成穴。遂以居之。則非瓦器爲
陶之義。而爲孟子一人陶之陶矣。考工記曰。埴埴之

工二如未能爲塼埴猶可蓋茅爲屋況能塼埴何爲
穴地而居耶

稽古編曰馮嗣宗曰沮漆若在幽公劉于幽斯館已
有宮室太王何爲陶復陶穴哉正以初至扶風之地
故未有家室馮說是公劉居幽至太王已經十世安
得尙無家室七月篇塞向墜戶入此室處入執公工
亟其乘屋躋彼公堂皆有家室之證英按此說是也
詩非言在幽事也然卽以幽地言之旣自言亟其乘
屋安得以陶穴爲穴地幽地猶非穴居況至岐乎

集傳曰復重窰也幽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

英

按此集傳說疑非也易繫辭傳曰上古穴居而野

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此惟
三皇時耳禮運曰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
巢此與未有火化未有麻絲同時耳太王之時幽地
雖寒民豈穴窟乎呂氏讀詩記引許氏淮南子注曰
復重窟也蓋卽箋所謂復者復於土上云爾而集傳
謂太王之時居於窟窟則竟以重窟字作重窰字矣
從之者如歸市豈窰窟中所能容耶重窟已誤而誤

之中。又有重窰之誤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東萊呂氏

祖謙

讀詩記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

畧地相宅。精神丰采也。

英

按此說是也。此章非補敘。

前日避狄也。言將度地居民耳。猶幽館之陟瞻相度。

楚丘之望景降觀也。顧亭林

炎武

日知錄曰。詩走馬。古

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曰走者。單騎之稱。故雍錄曰。

古皆乘車。此曰走馬。此時或已變乘爲騎也。

英

按此

說是也。蓋創造之初。不敢自安。宜不乘車。然跋行則

岐地險阻。徧歷爲難。故用單騎也。且姜女不堪勞苦。

也。讀史方輿紀要曰。岐山縣。古岐周地。在鳳翔府東

五十里。東北至西安府。幽州百二十里。岐山在岐山

縣東北十里。岐水在岐山縣西北四十五里。一名巒

水。東南至扶風界。入於漆。

英

謂據此。知率西水滸之

西水。卽漆水也。太王胥宇。循此在西之漆水涯岸。嚮

北行。又嚮東行。至岐山下也。非此日始至岐下。特以

胥宇而諦審耳。

箋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

英

按此說非也。

下卽接云爰及姜女。詩言何不倫耶。

周原膺膺。

傳曰。周原。沮漆之間也。

英

謂據此知沮漆不在豳地。

然沮漆非卽周原。故陶復陶穴言沮漆。董荼如節言周原。觀下句卽繼曰爰始可見矣。方輿紀要曰。岐山縣在鳳翔府東山之南。周原在焉。扶風縣在鳳翔府東百十里。周之岐陽也。杜陽城在鳳翔府鳳翔縣北九十里。詩譜云。周原在岐山陽。屬杜陽界。地形險阻。而田原肥美是也。

英

謂據此知周原在岐山之南。而

沮漆則又在周原之西南耳。

迺慰迺止。

傳曰。慰。安。

英

按此說非也。止乃訓安。辛苦之餘。共相

慰勞。而安定其心也。如謂於是安而止。然則儻不安。又將何之乎。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戴東原

震

毛鄭詩考正曰。自西徂東。言巡行國中。視

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桑柔篇自西徂東。亦爲該舉域中之辭。

英

按此說是也。始則自西徂

東繼則該東至西南至北北至南耳。
箋曰。幽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於是從西方而往東。
方之人皆於周執事。英按此說非也。方輿紀要曰。幽州公劉居此爲幽國。在西安府西北三百五十里。西南至鳳翔府百六十里。梁山在岐山縣東北五十里。岐山在鳳翔府東五十里。岐山縣東北十里。英謂據此知太王遷岐從東北而至西南也。太王之遷自東徂西也。太王之執事自西徂東。耳當其胥宇已自西始而作事又不自東不自北不自南而亦自西徂東。

者以沮漆水在西。因水勢之便故耳。而箋旣誤以率西水滸爲幽地之水。而又以此自西徂東爲自幽徂岐之人。何以凡西皆幽耶。以天下視幽。幽固在西。以岐視幽。幽猶稍東。若太王之遷。苟自西徂東。則漸近中國。卽謂之擇而取焉可矣。而何以孟子曰。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耶。鄭志答張逸問。其說誤與箋同。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

疏曰。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英按此說非也。立室家者。自公宮以至民廛。統而言之也。召司徒則專

在作邑。目。迺。者。繼。事。之。辭。井。田。既。定。然。後。營。國。邑。作。室。家。正。以。耕。種。之。時。緩。則。無。及。故。前。此。暫。爲。陶。復。陶。穴。至。此。乃。作。邑。也。後。言。作。廟。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古。者。公。宮。與。民。廛。皆。財。出。於。君。力。出。於。民。則。皆。必。自。司。空。司。徒。定。制。也。何。以。獨。見。爲。立。公。卿。之。室。家。耶。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爾雅釋文曰。肆。故。今。也。

英謂據此則知詩人作太王

當日之辭也。太王遷國而民感其仁。立國而民忘其

勞。如。瓜。瓞。之。漸。大。而。不。能。驟。大。故。今。日。不。能。消。滅。夷。狄。之。愠。意。亦。不。致。隕。落。鄰。國。之。問。好。也。此。詩。作。於。周。有。天。下。之。後。上。計。至。太。王。時。一。百。又。數。十。年。矣。而。可。以。謂。故。今。日。云。云。作。太。王。當。日。之。辭。者。詩。之。爲。體。有。然。也。如。上。文。抹。之。隕。隕。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詩。人。與。太。王。時。隔。百。餘。年。何。從。見。之。間。之。而。詩。乃。如。有。所。見。如。有。所。聞。如。此。然。則。肆。訓。故。今。非。卽。指。太。王。當。日。而。何。哉。

箋曰。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眾之義。故不絕去。

患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英按此說非也。上文無文王字。亦無文王之事。至下章方言虞芮文王何得於此處。突指爲文王乎。況冢土之名。亦如皋門應門。後世以爲王制。安得以此章爲獨承上。迺立冢土一句。而他句皆不承乎。嚴氏詩緝曰。鄭氏見孟子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遂以此章爲文王。自此說是也。古人引詩。多不牽義。左傳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卽如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豈孔子之詩耶。

稽古編曰。緜詩爲文王作。而推本於太王。應以文王爲今。英按此說非也。緜詩爲太王作。非爲文王也。其言文王蹶厥生。正以太王餘澤。結太王之局。卽若於肆不殄厥愠句。以肆爲故。今文王則文不相屬。卽如下文將言文王蹶厥生。必先有虞芮質厥成一句。皇矣篇將言文王伐密。必先有帝謂文王數句。上文戎醜攸行。太王之事未畢。而突接肆不殄厥愠。謂言故今文王。豈其辭之急遽無序若此耶。
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

竹書紀年曰武乙元年。幽。亶父遷于岐。二十一年。亶父薨。英謂據此知十年之計樹木二十年之久。干霄鬱葱。行道之人。悅其茂蔭。混夷之屬。望而知其國勢之莫與敵。故短氣而遠避也。

稽古編曰。毛云。喙。困也。晉語。靡笄之役。卻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曰。喙。短氣貌。方言云。瘞。飢餒也。郭注曰。今江東呼極爲瘞。因引外傳語。又曰。瘞。極也。然則喙瘞。瘞。三字通用矣。廣韻瘞字。亦引此詩云。困極也。說文引此詩云。混夷。駢矣。犬夷。咽矣。咽與喙同。訓息。英

按此說喙短氣是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則息有短氣之義。於文咽吸噫吁。皆有短氣意。說文引此。維其喙矣。作犬夷咽矣。當是維其乃犬夷字之誤。混夷。駢矣。犬夷。咽矣。遠避短氣。互文見意也。然不可考矣。而其謂倦也。困也。極也。之說。皆與此詩之文無涉。王者未嘗以力服人。鄰國何至謂困倦極乎。

集傳曰。蓋已爲文王之時矣。英按此集傳說疑非也。皇矣詩。謂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可知此所謂拔矣。兌矣者。尙在泰。

伯未去。太王未薨之日也。十年之計樹木。則柞杹之
拔。行道之兌。不過十餘年事耳。何必遠指於五十餘
年之後。爲文王時耶。殆必以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故
以此章爲已爲文王之時歟。然文王猶事昆夷。而太
王乃令昆夷奔突者。太王遷岐之後。天助其順。地助
其靈。前此未有。而太王有之。而殷之惡。尙未及於極
西。故太王之時。昆夷畏之。至於文王。雖民心日附。然
岐周之盛。已歷太王王季兩世。及文王不足爲異。而
初年兢兢事紂。畏罪不暇。何暇與鄰國計校曲直。故

不。如。事。之。爲。得。也。其。後。則。文。王。亦。伐。昆。夷。矣。文。王。之
於。昆。夷。前。事。之。後。伐。之。又。可。知。此。昆。夷。駭。矣。非。事。非
伐。而。自。然。望。風。遠。竄。者。惟。太。王。有。此。事。耳。豈。得。誤。作
文。王。時。耶。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傳曰。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
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
問。入。其。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
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

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英謂據此知蹶厥生者。謂至文王而大動彼民生聚之思。所以有三分有二之民也。與首章民之初生。血脈貫通。欲爲君盡君道。民之所以生者。君道也。卽王道也。公侯分雖爲臣。然旣膺王者命。分土授民。卽當體王者爲君之道。以爲君。故公侯亦當行王道也。豈一盡君道而便思爲王乎。王道以養民爲始。以教民爲終。詩人約其辭。固自言不盡意。然豈料後人

罕達其意歟。

疏曰。文王於是動其太王初生之道。太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上承太王之基。下得賢臣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卒有天下。英按此說非也。繫

辭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王者德配天地。則非此民生。又何德哉。故天地以生物爲心。王者以生民爲心。在心爲德。以此心行之於事。謂之業。箋謂生王業而疏遂謂卒有天下。豈王者惟以有天下爲業耶。以文王之事爲王業可也。然文王何嘗有天下耶。孔子以

文王不有天下。爲至德。而後儒以有天下。美文王。不亦異乎。

毛鄭詩考正曰。成者訟之情實。所謂獄成是也。質者。所以平斷此獄。成而論定者也。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鄭注云。受平報也。平斷畢。報於下。是爲平報。蓋質成二字。對文成屬下。質屬上。其自下質於上。猶云待平斷於上耳。虞芮質厥成。是二國以其所由久爭之成。質於文王。及至境。禮讓之心。油

然而生。遂相讓不爭。是文王未嘗平斷之。使受質以退。而實有以蹶然動其禮讓之心。自生而退。故曰文

王蹶厥生。

英

按此說待平斷是也。傳之所謂平。謂平

斷也。疏言和誤耳。然虞芮之君。固蹶然動。而動者祇二國。若至間風而歸者。四十餘國。蓋因此禮讓。而四十餘國皆動。其生聚之思。其蹶然動者。爲更大。凡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文王境內。禮讓如此。安而樂矣。所以四十餘國。咸思生聚於文王之境內也。詩人言德化及人。自應以大者遠者爲言。且言間風。則親炙

者自在其中。不待言矣。東原但言二國動其禮義之心。何當於詩人之意乎。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箋曰。予。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力也。英按此

說非也。予曰有者。亦詩人代爲文王當日之辭也。前此未有而今始有之之辭也。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謂友邦也。天下歸文王者。一時有四十餘國。文王視民如傷之心。少慰矣。而不但此也。友邦既眾。則眾諸侯

皆助文王之德。此時以文王自思。予曰有率下親上者焉。予曰有相道前後者焉。予曰有喻德宣譽者焉。予曰有武臣折衝者焉。文王四友。此之謂歟。以服事殷。卽以此四國事紂也。同爾兄弟。卽同此四國伐崇也。人以諸侯歸化爲德之已成。而可以卽安。文王則以爲義之所起。正將有爲而不敢自安。故疊以予曰形容之也。若謂詩人自予。則爲斷語矣。卽斷語亦無稱。予曰之體。況四疊乎。且箋謂臣力。詩本美周之先君。安得於卒章乃終之以臣力耶。有善則歸親。故言

先祖有善則歸君。故言先公若歸美於臣下者。惟君也。而詩非文王自作。何以忽而盛稱臣力乎。蓋縣詩大旨。在德化及人。久而成焉。自古言聖人無土不王。若太王去豳。已無土矣。而民歸如市。初雖隘陋。旋即人服。至於文王。大小畏懷。縣縣之賦。而爲瓜矣。德化及人。其徵驗矣。若夫太王之遷。本因狄人。而詩不述避狄者。非諱之也。若述避狄。似多難以啟其國矣。眾心所歸。不土而王之情。不顯。故自岐土發端。此詩之妙也。

尚書大傳曰。文王胥附。先後奔輳。禦侮。謂之四鄰。英謂據此。可以知古者固以疏附奔走先後禦侮爲文王之鄰國友邦也。左襄廿四年傳曰。四鄰諸侯。據此知諸侯爲四鄰也。大誥曰。肆予告我友邦君。據此知諸侯爲友邦也。然爲書大傳者。但得古之一語。知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爲文王之四鄰四友。而不知其爲諸侯。故其前後文。以散宜生閎夭之徒當之。又塗澤以怪妄之語。孔叢子勦大傳說。亦有四鄰四友之名。而見書有鄰哉。臣哉。句。不知義各有當。故又以疑丞

輔弼附益之。柴桑陶氏潛二八目。竝畧而載之。讀諸書者。可不善擇而有得歟。

南劔黃氏

樵

集解曰。虞芮之君。感其所以化。而虞芮

之民。不知其所以感。相與測度。或以爲有疏附之臣。而致此。或以爲有先後之臣。而致此。或以爲有奔走之臣。而致此。或以爲有禦侮之臣。而致此。

英

按此說

尤非也。上句正言文王。何得以此四句爲虞芮之民。猜度如此。果若此。亦何關於德化之事。而鋪陳於詩中乎。蓋黃氏亦覺箋疏不得此詩之旨。而乃爲此說。

也。可見箋疏之既原自牽強耳。

方望溪

苞

詩義補正曰。曰俱當作日子。謂問家。猶史

稱本國爲我也。古人文字雖奧。其義未有不順從者。突以予日起之。頗未安。蓋言國勢興起之後。我問人材。日以眾多。漸次以備也。

英

按此說非也。曰作日似

矣。然以在廷人材言。終非此詩之情也。

有竹石軒經句說卷一

